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珎校正

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
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回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

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為有所
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從家婺之蘭溪三峯桐湖
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尤
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耆行
賜爵又從蘭溪桐山山下而其羣從子姓有曰九府
君諱景文方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
若父父嘗患疽齋禱于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
喪毋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
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于
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
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
散翁諱夢先先生父也學博聞多志尚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充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帛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君諱琳自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貞堂試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許年十九知向瀛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廼即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王公必敬巖名監司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章即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先焉令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所以仰慕之意且應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顛先生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從游二氏間誦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特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問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對齊何人也孔子
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對
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言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
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
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弥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
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
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

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游杭都諸公
貴人争相引重及進牽制構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阽危廼思其言之有味而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於用矣苟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
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
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
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
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曩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
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
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

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曰嚴先生懷仁輔
義之說據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
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繹騷先生之居尤与盜近曰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
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
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
父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粮景附躡
屨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為羅闢整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
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
公之於論益製集註多曰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

而略之今皆為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孟攷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
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
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
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罷脫
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脉絡通貫
中間枝葉与夫訛謬一一易見曰推本父師之意正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
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
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
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
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
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
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
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
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
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
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
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
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
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踈略苟
得其緼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
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
時河閒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

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摠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目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

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五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荀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徽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

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
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
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
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
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
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脩之
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厯考傳註以
服韻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
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教其凡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顯

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
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飭之域迨夫晚
莫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教皆粹盎所趣皆寬平於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冒大和之內而無回護掩
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
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
非意之于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与之居
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心肅襟造請方羣疑塞
胸膠轄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固吝
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脉製齊適其浮沉滑
瀦之候而中夫攻尉補瀉之宜動悟孚格不俟終日
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

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薦於分義先人後已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御一車以行大遠如執一篇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渚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為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

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克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者皆用之生絹鉤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

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
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
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去用極
細布為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
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
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
巾代之而加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
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
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与治喪者首
遵用之而先生曰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為之外傳又
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

其門人制服如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
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
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頴
次類次頡頏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
下文定為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
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為農田百畝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彊弱予
力貧體弱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為庶
幾其中中不能為為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
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
曰昨非存藁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藁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藁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藁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歿子之感而身後
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叅訂
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
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
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宗之一經
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未

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
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註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
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稟遺志益加讎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
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
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龜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羣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盡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闔闢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
長之候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
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令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
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緝挈
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摭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
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
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

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
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
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
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盩溪
之步超歲寒之誦切盩溪文定所居名立志持志之訓
謨嚅嚅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
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
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
歸盡而其所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皦然而不誣
也輦影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

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
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
二氏之鳴道於婺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康者年
輩若先於先生而文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邃於經
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
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
實單弱早歲目緣父友幸嘗洒掃師門而少長屢遭
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
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屑與之
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
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
不以是事為已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

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
來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
求其文關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繫昔所
逮聞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
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泐老而幸際
真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它日汗青有紀
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
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
狀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
狀

曾祖伯信宋故迪功郎累贈朝散郎

祖夢炎宗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堯宗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婺望宗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從義烏黃氏家譜有昉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畱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号細高居士殖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辟太平樓上秦檜怒其譏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甥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

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堯堯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困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公即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蓋朝請公与正公同為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異姓為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抗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

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洩恣以合汙不崖異以絕俗雖黠胥大駟亦忍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憇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滂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於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

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于心而未嘗屑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充體食取充口居常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鄰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行正郎值明裡當任一子推與其姪及既沒乃公致仕恩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封

宜人生子男五長潘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若鼎曰滋即後公從弟頤滋所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賈師夔先二十年卒次適劉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檇樁梓女二人其一適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身潘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此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計至京潘即日解所居官匭匭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奎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五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散公三世大墓也方潘歸擇歲域相墓者曰維此

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鼎遂奉之以窆凡具塋甃仍窆穴徵工傭興畚鍤其費一出於潘而不以諉諸其弟潘有祿食故也丁氏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暉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摠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庸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蒞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廨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為嫁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辱公之知遂得與潘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

潛取世科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為州里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遺於吳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于世之立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未及為今既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義也謹狀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男將仕郎國子博士貫謹曰使人南歸令男貞具家饌之奠昭告于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貫德薄能鮮

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于

朝乃至治元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

皇上推恩臣下及其先始載定褒卹之典而貫品

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

命下遂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

亦封宜人惟吾父早登科級甫從臚仕而屬當易

代卷道閑居蓋栖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

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

于貫所以顯被

寵章延昭來襲者若水有源而木有本也縻於官守

未能引去謹錄副本令男貞展奠墓下焚燎以告

靈其不昧服此

異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貫多而多艱長始知學因緣齒士泰冒登朝此由太
 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於格得贈封父
 毋妻既至官則以其名列上亡幾命下先考承
 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
 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
 門祚願貫何人克遂臻茲是皆吾父吾母夙滿備
 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貫故得幸遭休洽之世蒙
 孝治之福重封疊寵賁及泉壤豈惟宵胤之華抑昭
 積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恭捧命書哭奠
 墓下并奉錄黃通章服一服焚燎以告魂兮不昧

服此衰嘉

祭七室浦江縣君感氏文

昔我祖姑作嬪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曰是有連
 猶裳綴幅先六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
 徃依姑氏遯于空谷遂與君家裾聯袂屬時君方髫
 娟其在目我母曰嘻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何卜
 納采未幾毋兮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
 左棖右觸飾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
 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顧影誰儔君績我讀艱難困苦
 覬沾寸祿隨踪漂沅川航塗轂留撫諸兒盡瘁鞠育
 微君自力雛顛巢覆我無他長研味荼櫝因緣齒士
 技等工祝再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閑局

載君偕往章江之曲官食雖薄亦有梁肉看弄三孫
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謾謾小君之封寵數華緡
自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歲昭於伏神理在茲
閨者莫燭滿秩來婦目投倦足易著幽貞詩歌適軸
期與君同料理松菊庶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
又奪之速俾君不避由我罪酷曉案孤憑宵齋獨宿
孰視我姻孰調我餼夢啼成魘淚漬衽褥人生如電
曾不轉瞬盛衰相尋何有羸縮翳翳夕陰隆隆朝旭
究觀其終種不及種君以艱生之死不贖歛有棺衾
歲有畚築兒雖未立尚繫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惡
惟是貧家動若溼束六易暑霜僅終埋玉茲十新阡
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輶卑脩在造別居一哭

俟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和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
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姊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和
之竟田嗚呼汝果何為生也又果何為而死也汝性
非警敏而知務學為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為大
行其言動頻笑適有類於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
兒者以汝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
汝適疴作既月乃止止而面目手足稍覺虛浮醫言
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服餌倏進
倏退迨今春莫兩脚腕拘攣肺氣滿蕙再更醫而證
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

吾蓋莫曉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閑二年見汝誦書習字稍稍悅可吾意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絕而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安得不惕然而驚盡然以悲也豈吾行真神明而貽禍於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子而反以闕汝之生耶棺斂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此土也一祭而訣老淚潸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也尚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神乃以牲酒之奠為文告之曰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緇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豈於口其寡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秀而揚菲駕方騁而遂躋脩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石為弦韋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華於篇詠不啻夫纂組繡而噍瓊璣惟游興之飄飄匪山巔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瞻釣瀨之風漪舉匏樽而徑醉歸苔壁而留題或登高忼慨或吊古嗟咨或躊躇而徒倚問耆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輝茲鄉閭之一鑑雖年者而未衰颯風歛其夕興駟玉軼而驟雲螭卜吉士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揭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衆美而為銘亦既琢于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尔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檟之堪依 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魂彷彿其未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於藁裡不揚于列

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夙親矩矱竊仰光儀悲莫酬杓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為位之初併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近故白雲先生許兄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弟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侑之以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啓儒先機籥之祕稽經誣傳而道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於自治凡精思密察之功所以為真積實踐之地雖冥樽於衢人得挹滿而霑醉然尊聞行知則惟螯峰獨得其至

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別濬倫義益精而辭益不費
迺年德等老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
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暮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
性言之不顯而搗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
承更益益誨而序肆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
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
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
山為暉而川為媚柰何聖蘊之宗遂廢戎馬之氣凡
時弱年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
後贄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於進趨旋視之際
曰微是子之粹疑其何以當任重道遠之寄會先生
起從祠孰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顏目得不踰跬

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於充類而為
知晝晝廢以加飡夜藝薪而照字披攘典墳采摘訓
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於習俗之薈翳苟蹈道之
弗頗亦皇邱平室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
私泐諸人而戶外之屣翩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
有小大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性實而歸無不厭
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槩正獲之
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有得而足以振聳群
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且之議或
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勤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
朱雲之可吏望駒谷之逍遙祖以興尊德樂道者之
一喟睠金華之古壚炳括民之遺懿當成公巖立於

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跗而叅
時彼一時雖号於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齋章之一
吹頃耆艾之淪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於喪儀射
鄉為之失位其言偽而辨者又不過沾沾尚口之窮
截截褊心之刺兄於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
長城表斯文之徽幟以其服之於身者脩之家既興
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為兄則吾季方之德之
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若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
十而疾病半之方託餘生於液齊胡為奠楹之夢遽
掩泣麟之袂駭巷尖之相聞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
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於義制用循踰月之
期勉就因山之窳孟子謂所性根於心其施之四體

者皆生色之盜昧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
致之未免行名而失已然則理義之悅天爵之貴凡
既優得之宜乎入此而出彼若稽造物畀予之隆則
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為傳序
不朽之計貫幸甚同門夙承未契自童習而白絲曾
靡忘於兄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駑並
發難進希於送驥中從官以漂流偶叨塵於班綴兄
未嘗不為之喜動于中遄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
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
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
而龐公稀入於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
深操鈇刀而就礪庶莫景之桑榆不胥為小人之婦

而君子之棄若先駕之推輪寧後乘之無躓繼今以
注孰砭我愚孰撤我蔽恐恐乎籍湜之莫保其終以
自負韓門之深塊革工德之遺則誠底法而未墜臨
窆紉以世哀矢余詞以為誅諒精爽之如存尚炯然
而監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
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
炙鷄絮酒之奠致祭于有故翰林侍講脩史清容先
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
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
行萬里或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

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年蘊靈負智嚴和家庭如
酌取醴執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績而藝一
奮其飛進儀禁遽廿年三入遂掌

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靡于時班行相顧易視國老
丞疑廷紳郎吏剝裁政典牽引經旨有考有詢必究
必詣史策編摩翰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
宸眷褒賢付以史事剪剔繁蕪斟酌義例衆方指目
適觀成製端奉

命書還告祖祔燔燎既脩澗繫樂只東第角巾北門
綾被何取之廉不視其履矜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
已而世議日詭孰雅而哇孰忝而穉亦既十年浸乖
往輒休否亨屯吾何望矣貫昔踰冠承公教指麗澤

堂道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
班尾月夕風晨傾壺寘筵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洎佐
成均公允助喜乃俾尔嗣親子講肄予何能泐以承
公意漠北揚鑣燕南掛轄談笑交欣謳吟忘寐謂吾
与尔後死則誅弔哭違時予心媿恥來拜瑩門不見
嗣子公神在大公言在耳鷄絮雖微有淚如水嗚呼
哀哉尚饗

誄

馬景莊誄并序

新定故城千峰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
質不去華通不易尔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
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鄭公君疇阮公麟翁

注注高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禮之章逢者流益
倚之以為望者餘二十年予幸嘗不其二子解屨升
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
奉身工祝之位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
对子景仁蒞皆長於予故予得以兄事之而其伯对
友悌持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
先生經紀家事襄索細碎有條有理間亦從吾徒遊
衍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繫於世故而趨立塵埃事
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郡嘗察廉舉孝以其名
上之外中書為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辟益力曰得朝夕左
右視時涼燠調適旨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予過先

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母夫人病數日景莊
肫肫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數日母良愈則復
出聯尊姐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予後客京師聞
景仁教授桐州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
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忍情輟泣開析至理先生
雖強為寬抑而思子之悲終憂其在懷閱三年年八
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予意其
將平格老者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
莊以前二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
盛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乃更以自全是豈
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賈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翼之泰之為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詵詵誌詮

詔孫女四曾孫男女各 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常從
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
諱岿昔生迪功郎諱友諒友諒生容堂先生諱洪迪
功於景莊為大父矣初兵部弟禮部尚書諱大同與
徽文公仕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注
受業文公高弟弟子黃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
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來哉惟其識夫大者
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紊故能不以富貴蠱其心科舉
累其志蓋至于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于其家者粲
然矣則若景莊之不爽其承以自淑其身又可不謂
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
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抑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壙塋匯湖先塋之次馳書告曰与我
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予
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為詞西向以誄于其神焉誄曰
漢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開之而建是承曷用承茲
其究不於簡易維行進止維恒有服于躬匪學以能
僮御訢訢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升東睦之墟
小阜大陵發祥于人美輯粹疑馬氏儒門世德烝烝
匪前孰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培日增方時淪汙
禮壞樂崩維克思識仁讓迺興其興伊何一家閱曾
有大斯立諸細曷懲斂手足形以免就兢有封齊堂
有薦齎齊惟君子世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蘭繒
厥猷載之訓子來仍我昔交君謂我其服君今已矣

撫棺莫謗矢辭作誄匪說之滕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足徵

啓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啓

伏審自淮易節踰嶺建臺聽履上星辰夕僕承明之
入衣繡立霄漢重煩直指之將雖云感級而升固亦
選賢而授蓋臺憲為立民之司命而嶺嶠制蠻服之
扼喉唯不盡乎方伯連率之蕃宣乃申寄夫祥刑使
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与芻必有
任是責者肆時猩嗥而鼯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
屈致於兵符正可究觀於民瘼誰言潢池弄兵之志
子未易草茲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成化暨勞

按部即奏安邊其惟某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
仁者之用謀王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
納斯民於蕪善自試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
揆藻立供奉班遲遲漏點簪筆登御史府烈烈霜威
更嘗太學之齋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徧儀於朝著
遄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藜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
鉞乘北風爽氣而來凡而閩區越徼之所經詫若張
網范滂之再見吟酣芍藥瓊花之句需題扶胥黃木
之碑鷄鷓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蚌蛤之還合
浦祗以形廉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貪問俗而民交
相慶竚見萑蒲之聚胥為襪襖之婦昔周茂叔之始
治是官訊獄每先於洗澤乃呂獻可之荐更外服愛

君深繫於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爽邦之招匠
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享者用必周人惟舊而
非新羸洲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
顧勒成巨唐一代之經必敷求司馬二正之策矧
明詔方勤於脩纂而前聞尤務於蒐羅作世采章須
公筆削其為窳學省受服民編重末契而下交竊餘
光以自耀鷓舟沂澗有躋經從豹隱在山靡皇賓餞
僂指鴛行之舊傾心燕賀之私惟不廢於緘騰因併
承於寢饋梅華玉節踰瞻蜀使之躔茅屋石田甘老
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罄言宣

賀張希益除禮部尚書啓

伏審䟽寵形廷陞華紫橐郎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

尚書後行遂主儀文之事豈以朝紳動色將令儒服
增榮竊以庸禮而謂我即天命卿而猶歲統日秩宗
詢四岳蓋自古以尤欽祠部揔五曹亦曰時而始制
惟品式采章之教有討論煥飾之功此豈迂闊於事
情要以弥綸於國體矧大比賓興之伊迹而斯文柄
任之宜專考其行而不掩焉尚古人之獨見觀其辭
則過半矣抑知者之深機賢才或由是以朋升陽德
亦乘之而主泰故反汗適彰於漢號乃改絃必貴於
和聲偉哉喉舌之司萃此精神之運庶惟某官海岱
英氣星斗純芒泱泱大國之風得諸樂本飄飄上林
之賦自是仙姿供奉於貞元朝士之間醞藉出建安
才子之右方執簡登園丘而議禮洎援毫入西掖以

書辭至今獬角之威好在鰲坡之藁曳履徑躋於法
從含香初對於禁塗大蘇公素號詞臣不員向來批
勅之手歐陽子再爲座主盡攄平生愛士之心使蠲
蜚無復獻嘲則鳳麟自然薦瑞顯受進賢之上賞是
名報國之忠誠余豈負官蓋昔為貳而今為長時不
舍我猶前有疑而後有丞行矣陟庸忝而延竚某情
深賀燕跡後登龍兕子同遊要在門生之列丈夫
未遇豈無望國士之知慶臆誠陳敷言則淺

代同門友上許左丞謝解啓

伏以右文初政下溫詔以興賢左轄真儒妙洪鈞而
播物遂使操觚之末亦叨充賦之榮化地深恩私門
厚幸竊惟文章與時消息禮樂待人興行自成周論

士而來洎先漢設科以始傳之經術莫非明道正義
之言證諸事為壹是尊王庇民之學亦嘗究觀歷代
之良法未可諉為異時之虛文徒令談者之紛紜見
謂儒生之破碎非特達遭逢於盛際曷庶幾鋪繹於
宏猷噓六籍之寰友芻菑百王之墜典上飾
天明肆時鄉閭先德之求猶昔學校貢英之意如某
者少而辛苦壯益漂流間日麗澤之誦摩竊窺考亭
之述作主人謝客笑尔五窮小子學詩慚予多識願
言志永歌而已豈授政專對云然至若相如靡曼之
辞与夫公孫愚艱之策一燈夜屋雖嘗美翰以娛嬉
萬棘秋闈胡直棄兵而鑿戰聊以此而困造物豈隣
我而拔泥塗置荀伯於在三何嫌小却如趙咨者有

幾已媿先登奪標到手以若驚濫吹及門而實懼茲
盖伏遇某官單傳正學密贊化機師保萬民備志弥
綸之盛忼恂九德獨持監裁之公是以識之審故擇
之精所謂樂其善而忘其勢盖親得於屢旃之至論
匪徒專乎筆削之微權辱此兼收豈為殊遇某敢不
益磨頑鈍仰副陶成科舉利祿之文姑爭驅於場屋
道德性命之學敢有昧於淵源抒謝情深敷陳語淺

通高副提舉啓

伏審寵疏宸綽光領儒紳禁路雲霄宜希蹤於峻武
津林雨露乃屈意於斯文盖司存獲引重之榮則老
我遂蒙成之幸輒抒衷素併闡前旌恭惟某官言有
樞機學無雕飾方七分說易拓開心上之經綸及一

名薦書掇取毅中之科第顧何嘗以成已為德徒自
說其獵較從時歸乘半刺之車仕得初筮之吉曲江
宴幕排銀橋尚春色之冲融廬山飛雪灑石砭更塵
襟之溼淪越三載如始至方千里猶一家屬聞卧轍
以興謠已復問釣而作賦出門西笑共期直上於蓬
萊懷綬南旋未免低回於潯水雖大鵬有六月之息
然神龍無百尺之蟠惟江鄉均視杙榆是楚材實生
杞梓比垂涵育端擬封培觀魯侯之斝云將至止問
齊人之戍已迫踐更戒導從以肅驅載毅胥而偕往
夙宵命駕來暮有歌某愧甚負丞幸哉聯事庶幾泉
阿雙劍之合卒成墳第迭奏之和同官為寮此席既
還於本色一人得友予心竚沃於芳猷傾倚方深敷

陳冈究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右浦江柳先生文集二十卷卷中所錄古今詩五
百六十有七首雜文二百九十有四首初先生為
文多不存橐年四十餘北游燕始集為書名之曰
游橐及官成均轉奉常則又以職司名之曰西離
橐曰容臺橐出提舉江西則又以地名之曰鐘陵
橐自江西退而家居則又以所居齋名之曰靜儉
齋橐間嘗西遊吳中則又以游名之曰西游橐游
而歸休日對烏蜀山歎咏自娛則又以山名之曰
蜀山橐未幾 呂還禁林述作日益富尚未名橐
而先生歿遂為人乘間持去今所存唯七橐瀛與

同門友戴君良定其光可傳者序次如右以先生
官至翰林待制也通名之曰柳待制文集云天地
之間有至文焉相軋而生相錯而成其昭著蓋無
時而或熄也故觀乎朝廷則制度文為聲明采章
秩焉而有序觀乎宗廟則鐘鼓相宣籩豆靜嘉煥
焉而有章觀乎軍旅則隊伍嚴列旗纛精明肅焉
而莫犯觀乎政司則出號施令舒陽慘陰凜焉而
可畏觀乎庠序則禮教脩明上下洽比穆焉而相
親凡若此者皆至文所寓未易以一言盡也惟能
觀夫會通則其精神之所流布徃徃凌厲奮蹈不
得見之於功烈必能宣之於辭章此古之有志之
士所以不出於彼必入於此雖其所成有不同而

不隨世以磨滅者則一而已先生素涵匡濟之學
鬱而不能大振於是悉歛其英華發之於文震盪
汪洋自成一家之言或鋪張制作之休懿或昭明
神人之感通或序列兵戎之功伐或闡陳善治之
所急或推原名教之攸繫律筆而成其光燄萬丈
自不容掩初未嘗區區求工於篇章之間也國子
監丞莆田陳公旅嘗評之曰柳公之文厯蔚隆疑
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天曆以來
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碩烏
傷黃公晋卿及公四人而已識者以為名言嗚乎
先生之於文可謂至矣可謂善觀會通而能宣至
文之昭著者矣使先生得大振所學功烈僅施於

一時孰若斯文之傳衣被於無窮哉雖失於波而復得乎此有不足深憾也是集既成廉訪使者余公闕命廉侯阿年八哈刺賓浦江學官尚餘古今詩九百有七首雜文二百四十有八首未加詮次漁復同戴君分類謄為二十卷題曰別集授先生之子貞箴之俾世世謹其傳焉至正十一年辛卯歲春正月甲子門人金華宋濂謹記

附錄一卷

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曰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挨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諱媽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閣門俞公葵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曰命之曰賢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賢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

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
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復至
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非
歲遣吏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
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
鳳祐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先生隱者以風節
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
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
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
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
爲忘年交而與蔡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
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隆山牟先生應龍永康

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
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
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
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
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
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
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
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
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
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
島嶼間公不鄙夷其所至日與爲士者談儒服俎
豆事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

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竒其
才公例當教授一州用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
提舉未嘗改擢將仕佐郎國子助教由助教為博士
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
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
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治權古今之宜而
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貢包茅四十
匭茅輕舟槌多致覆溺公請附以它貢物鎮其舟至
今以為便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家文移山積久
格不行公悉為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
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它使者力辨其誣後終於大
官當得謚其子求於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

事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欲
以其相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
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為
神姦能鼓民不治將為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符
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
再上皆不報丐外以文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
視事伊始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八十石公斥
去之後來莫有敢追罷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
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
廟屋侵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二百三十畝
悉奪而歸之它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
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以其事分糶

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士子曰持其短長
交攻互訐公折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
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
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
無不為也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公
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擿隱伏而得其情所平
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
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扁其齋曰靜儉室慮僅芘
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
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
中朝諸老多已
朝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

家公幡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
儻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

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
七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
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
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
事靈輻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
咸為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
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塋于縣西通化鄉
荆山之原子男三人長卣次同次曰孫男三人秬穎
穉秬早夭穎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

韵沈默局度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桀
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後外
家俞氏遇之恩意弥篤讀書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
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
書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春容紆餘才完而氣
充事詳而詞覈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
古硬竒逸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
楷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晚益沈潛於
理學以為婦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錄廣輯三卷
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文集若干卷方彙
次以行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冑監時
有同寮之雅故既為之銘納諸壙中自寺復奉門人

宋濂之狀屬潛為之表揭于冢上潛與公居同郡學
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公為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
後死者之責也非潛其誰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
焉其辭曰

柳君河東為唐望宗後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
逮今盛際以文易武承考之意迺祐初元朝多俊賢
公游其間翱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
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于茲
國之老成日益淪誦鋒車在門公不俟駕有懷欲陳
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計聞乘化而歸公乎奚憾
士林盡傷夫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形具存表以石章
刻在墓門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同知 經筵事黃潛述

元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柳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曾祖考蘊

妣童氏

祖考補之宗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宗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

皇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

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 有熊至展禽仕

魯為士師食采柳下自以為姓自後子孫寔盛世家

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鑄始從趙忠簡公鼎自

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二傳至蘊生

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

也以咸淳六年庚午秋八月一日生先生於烏蜀山

私第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

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

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遣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

仁山遠宗徽國朱文公之學先生刻意問辨即能究

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

公鳳與粵謝公翺栢吳公思齊游歷攷先秦兩漢以

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闔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復裘糧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龔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之純長儒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注注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盡隆山牟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端緒且諳勝國文獻淵源之懿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注悉夷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方矣 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邀焉雲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為名

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澂嘗語人曰東陽柳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司者甚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事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繹詳緻廷議莫不多之勲戚大臣請謚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行定名三月皆畢臨江守李侯倜為部使者所劾

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謚其子欲入金沒臨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枋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然持不可事遂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檄所部禁戢之沈陵歲貢包茆四十餘甌茆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之二附他貢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滲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脩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沒入賊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

學提舉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聘延名儒孫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藉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負司之有力者常行偵求檄至則乾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朝夕饒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生餼稟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覈其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三十畝而羸先生皆為復之葺漢先賢徐儒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

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讞其獄先生為鈞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崑崙海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

朝廷更化徵用老成臺閣近臣有

以先生名聞于

上者於是

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大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舉法

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家孫穎奉靈輅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氏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三

貞同因孫男三秬穎穉秬夭女一

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

二卷藏于家先生局度疑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

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
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
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
人材為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惟
恐不亟士類咸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禮樂兵刑
陰陽律曆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
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為精詳善楷法
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為文章
有奇氣春容紆徐如老将統百萬兵雖旗幟鮮明戈
甲焜煌不見有喑嗚叱咤之聲若先生者庶幾有德
有言為一代之儒宗者矣先生既沒同門友戴良既
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羣行湮沒

無以顯白於末世俾瀛狀之瀛雖不敏受先生之教
為深回不讓而蒐羅缺逸評隲成章以附家乘之後
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它日太常特為定謚史官特
為立傳尚有采於此云謹狀

至正五年十月

日門人金華宗瀛狀

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為著石表辭一通
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
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
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之士識與
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
得先生之文以為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

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
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
之卷舒凝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
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
之莅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
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
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叙而鋪張之後。之
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之以
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
生者。視公為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遊於耆
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應仕中外也。又
未始不与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

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
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
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
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
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自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荆山
之所。良自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
求先生之為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十年八月既望
門人戴良謹記。

柳文肅公文集後題

金華文肅柳公與文獻黃公
在勝國時俱以文學名天下
載諸列傳可考也和弱冠即
得黃文而讀之第恨柳集之
未覩筮仕來求之兩京求之
四方蓋二十五年矣幸以提

學應二公之鄉至烏傷迺得
之於王忠文公之孫汶莊誦
之餘如獲拱璧爰命教諭歐
陽溥倡邑中義民之事文雅
者助貲而刻之蓋藁凡二十
卷共三十餘萬言嗚呼公之
制作可謂富也矣訖工溥以

告爰述是集復傳之繇書諸
卷末庶使天下後世得覩公
之全集者知始於今日云爾
若夫制作之妙見於前輩之
評已悉和也晚生末學奚容
置喙

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冬十月

朔旦

賜進士奉

勅提調學校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刑

按察司副使東吳張和書



